

坤齋日抄

下卷

曾5

68

3止



增
68
卷 8



坤齋日抄卷下標目

積句成篇

飲器非澠器

脩用地名

黠者以烏賊墨書契

飲酒論升合

稱支那為唐

馮婦

鯨魚

杖鬚

鈴索

執輿

方履

獨立禪師

妖夢是踐

卷八

打夜狐

古人不滿詩有改作者

婢詩

卧龍梅

石菖

穢冢

猿鬼戲

鬪紙鳶

樂天墓

招魂墓

喪家宴樂

其未得之患得之

艾納

巨人跡

盜跖吟口

狼

美人半身圖

黃金一釜

毛寶白龜

口號

素面

一枝紅艷

焚書坑詩

全唐詩話

伐松詩

九言詩

唐氣

同時詩人有同趣詩

青蟲詩

多記典故

肯茗肯鷗

一句兩韻

鍾馗詩

藥石

二合之音

梁景鸞五鶴圖詩

山人

木下人

風帶

暴尪

樂天無兒

我馬玄黃

放鄭聲鄭聲淫

君子國

燕毛

乾坤百戲場

萬物皆備于我矣

魚清羹

子者男子之美稱

王粲覆棋

省字

王孫賈

薩天錫詩多踏襲

傲不可長

六十八則

俞吟詩日成一篇衆莫能和因密伺聖俞如何
作詩蓋寢食游觀未嘗不吟諷思索也時時於
坐上忽引去奮筆書一小紙內箒袋中同舟竊
取而觀皆詩句也或半聯或一字他日作詩有
可用者入之有云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乃
箒袋中所書也公孫莘老也

飲器非澠器

通鑑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注者以為

澠器或以為酒器今按呂氏春秋趙襄子北取
代東伐齊使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
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此飲器為酒器之証
也漢書匈奴傳單于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支頭
共飲血盟假令飲器為澠器豈可飲血乎杜氏
通典有虎子乃澠器注以為飲器者蓋亦不知
飲器本非澠器耳此說出鄭明遠稗言余按韓
非子難三此智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

杯之故也、飲器之非澠器、又可証也、况公子之書出於文信之前、則宜引証而不引証、豈不一欠事乎、再按淮南道應訓云、襄子䟽隊而擊之、大敗智伯、破其首、以為飲器、高注、飲澠器、枰榼也、以飲器為澠器者、矧于此、然澠字畢竟係衍字、莊逵吉云、左傳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褚少孫補大宛傳曰、飲器、韋昭曰、飲器、枰榼也、皆為酒器、非澠器也、疑此澠字、為澠、松窓先生曰、

呂覽義賞篇云、擊知伯、斫其頭、以為觴、注謂澠器者、誤矣、澠字、恐衍、得此二說、飲器之為酒器、無所抵辭、又千古一快也、

脩用地名

帝京景物畧云、皇城内之太液池、天上水也、游則莫便水關、志有之曰、積水潭曰海子、蓋志名而游人不之名、游人詩有之曰、北湖、蓋詩人名而土人不之名、然則今人隅田川曰墨水、目黑

曰驪山之類可謂詩人名拘儒往往譏之非矣
東坡改黃公為皇恐韓子蒼改小孤為小姑詩
人脩用地名自古有之

蘇韓事見
坦齋通編

點者以烏賊墨書契

世傳有點者以烏鯽墨書契以借財物歲久墨
淡遂為空紙往往欺人唐土點者亦以之欺人
今檢出于此酉陽雜俎云烏賊舊名河伯度事
小吏遇大魚輒放墨數尺以混其身江東人或

取墨書契以脫入財物書跡如淡墨逾年字消
唯空紙耳癸辛雜誌云世號墨魚為烏賊何為
獨得賊名蓋其腹中之墨可寫偽契券宛然如
新過半年則淡然如無字故狡者專以此為騙
詐之謀故謚曰賊云謝氏詩源云宋遷寄試鶯
詩有云誓成烏賊墨人似楚山雲人多不解烏
鯽義南越志云烏賊懷墨江東人取墨書契以
給人物逾年墨消空紙耳

飲酒論合升

賤者飲酒言何合何升不以杯器唐土亦有類
乏者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
坐席無能否飲酒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
皆澆濯取盡曜素飲不過二升初見已知禮異
或為裁減或賜茶并以當酒白詩春風小榼三
升酒寒食深爐一碗茶又高調秦箏一兩美小
花蠻榼二三升東坡書東臯子傳後云予飲酒

終日不過五合又云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
入野人道士腹中矣甘澤謠云常時飲酒數合
是夕舉觴十餘不醉錢虞山詩我飲不五合頗
知酒中味查初白詩湖天霽色詩兼畫待我舟
中酒二升又云自到君家飲量增也教小戶聲
二升

稱支那為唐

懶真子云今之夷狄謂中國為漢者盖有說也

西域傳載武帝輪臺詔曰匈奴縛馬前後足言秦人我巧若馬注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故今夷狄謂中國為漢亦由是也

通鑑武帝紀注胡身之曰

據漢時匈奴謂中國人為秦人至唐及國朝則謂中國為漢如漢人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也

青藤山人臨史云凡四夷稱中國不曰漢即曰

唐不可定為何代也見聞錄說倭國條中引黎

魏曾筆記云有入至日本支國東蒲塞呼中國

人唐人猶西北人呼中國為漢人也本邦稱

支那為唐亦不拘世代蓋李唐時數通使命習故言也懲愆錄有唐將唐兵之語則朝鮮亦稱唐也

馮婦

蘆浦筆記云孟子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云云其為士者笑之注以善士以善搏虎有勇名故進以為士之於野外至今讀者以卒為善士為一句則之野為一

句以余味其言恐合以卒為善為中一句野有衆
 逐虎為一句蓋以其搏虎之勇而卒能為善故
 士以為則及其不知止則士以為笑野有衆逐
 虎句意亦健何必謂之下野外而後云攘臂也此
 說殊有理癸辛禠識又載此說沒劉昌詩名倘
 湖樵書引推蓬寤語載此說亦不錄昌詩名故
 表出之蘆浦筆記宋人
劉昌詩所著

鯨魚

中華古今注云鯨大者長數十里一生數萬子
 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八九月導從其子還
 大海中是真妄言也肥之前州者魚米之邦也
 鯨魚之利徃徃抵租稅余聞諸肥人鯨魚雖極
 大不過三十餘尋豈有所謂數十里者乎且孕
 子必一又無就岸生子事要之唐土人多不詳
 海物故信口妄言耳然海槎餘錄所載頗為詳
 悉云海鯨乃水族之極大而變異不測者梧川

山粵有海灣，上下五百里，橫截海面，且極其深。當二月之交，海鯁來，此生育，隱隱輕雲覆其上。人咸知其有在也。俟風日晴暖，則有小海鯁浮水面，眼未啓，身赤色，隨波蕩漾而來。土人用舸，舸裝載藤絲，練為臂大者，每三尺守一莖，其杪分贅逆鬚，鎗二三支于其上，溯流而往，遇則並舉鎗，中其身，縱練任其去向，稍定時，復似前法，施射一二次，畢則棹船並岸，創置沙灘，徐徐收

練，此物初生，眼合無所見，且忍鎗疼，輕漾隨波而至，漸登淺處，潮落閣置沙灘，不能動，舉家分齧其肉，作煎油，用亦大矣哉。所謂逆鬚鎗者，邦俗所謂毛利者也，逆鬚鎗字甚奇。

杖鬚

庚辰春，余浴于熱海，道經石橋山，棘枝鈎衣，石齒齧杖，余因得句云：棘鈎衣作眼，石齧杖生鬚。以似諸友，人或怪杖鬚之語，余云：宋李彌遠有

句云、履齒穿沙穩、却鬚礙石回、然則杖鬚之語、不足怪矣、

鈴索

韓偓王堂間坐詩、夜久忽聞鈴索動、王堂西畔響丁東、注曰、禁署嚴密、非本院人、不敢遽入、至于內、夫人宣事亦先引鈴、每文書內臣立門外、鈴聲動、本院小判官出受、受訖授院使、院使授學士、余云、今侯家內外通事、必引鈴索、其應對

之處謂之鈴口、亦引鈴索、其人即出應之、又按錢虞山詩、傳宣待中宵、注亦引韓詩、

執輿

季氏篇、夫執輿者為誰、皇疏云、執輿猶執轡也、子路初在車上、即為御、御者執輿、今既下車而往、問津渡、則廢轡與孔子、孔子時執轡、朱注云、在輿執轡也、輓近一先生云、輿字轡之誤、余按少儀云、執君之乘車、則坐、鄭注、執執轡、謂守之

按鄭猶以執為執轡恐非石經作夫執車者為誰然則執輿即執車執車即守車也執秩執紼執燭執炙等之執皆以守解之可見執輿子路下車孔子在輿守之也亦可備一解

方履

婦人著圓履男子著方履剛柔之義賈后時婦人好著方履事見搜神記近日婦女好著方履識者以為如何

獨立禪師

葛原詩話云獨立禪師者明末人避亂皈化遭隱元和尚而為僧初在彼邦號戴笠佩文齋書譜載之曰戴笠字曼公杭州人博學能詩兼工篆隸崇禎中從番禺人乘桴入海不知所終在長崎逢舊友贈詩云忽忽別去忽經年有喜重逢海角邊爾我遭時因作客弟兄把臂合隨緣遙瞻南粵家何遠近憶西湖夢自牽世外人情

俱不問半窓風雨剪燈前、橫海經秋、天涯再晤、
 拈奉子初盟、凡郢政戴笠具草、今其真蹟在、高
 垣龍溪家、余按戴笠之名、亦因姓命名者、故六
 如師誤以為號也、桐鄉縣志云、戴笠曼公、杭州
 人、博學能詩、兼工篆隸、不欲以儒術顯、乃潛究
 素問諸書、縣壺濮里、崇禎中、楚蜀擾亂、公慨然
 曰、此非君子避世時耶、遂從番禺人、乘桴入海、
 後不知所終、明詩綜載公之詩云、老大徒傷事

事非、三年客裏故山違、涼風動地、迷衰州、白露
 逢人透葛衣、江漢數行鴻雁、斷天涯、幾個友朋
 歸、凭闌盡日思佳句、西北遙瞻、是落暉、蓋傷明
 祚將遷也、朱彝尊云、公初名昇、立字則之、改今
 名、更字耘野、又字曼公、吳江縣學生、
 樵宇林公曰、楓山庫中所藏唐詩、歸係獨立所
 藏、每卷有印記、今閱其印文、初名觀胤、字子辰、
 號荷鉏人、後入釋門、名性易、字獨立、又號天外
 一閒人、按陳文沂移情集、濮淡軒集、載唱和詩

文公嘗寫其印文賜余錄以貽好事者

戴觀亂
字子辰

戴笠

荷鋤人
戴笠

立獨

芳悒

上炎人

妖夢是踐

允僖十五年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
是踐豈敢以至杜注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
之妖夢申生言帝許罰有罪今將晉君而西以
厭息此語踐厭也余云杜說以踐為厭勝之義

似為按韓非子內儲說七術云衛靈公之時彌
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
賤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趙本賤作
踐又難四引此文賤作淺又是踐誤由是觀之
踐是踐履之踐妖夢是踐只是與妖夢符合之
義耳杜注恐非

打夜狐

歲晚市中丐兒塗抹群裝鬼形打鼓弄絃跳躍

叫呼以乞利物俗謂之節季侯唐土亦有類之者前武林舊事歲晚節物條云市井迎儺以鑼鼓遍至人家乞求利市雲麓漫鈔云歲將除都人相率為儺俚俗謂之打夜狐亦呼野雲戲東京夢華錄云入此月卅二貧者每十數人為羣裝鬼形神鬼男婦以鑼鼓巡門乞錢名打夜胡亦驅崇之道西湖遊覽志餘云丐者塗抹變形裝成鬼形叫跳驅儺索乞利物余按兩漢刊誤

補遺云大儺選百二十人為佺子嚙呼仁傑按淮南書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者應之蓋衆聲和呼之義故漢制大儺嚙呼而後世謂之邪呼逐除徧徃人家是也近時小說乃作打夜狐不知邪呼自有本字許嵩謂佺呼野雩及野胡亦誤也然則打是發聲猶打聽打說打過之打夜狐當作邪呼林間錄夢梁錄共作野狐徐文長集亦作打夜狐共合從本字

古人不滿詩有改作者

樂天夜聞歌者自注鄂州病云夜泊鸚鵡州秋江月

澄徹鄰船有歌者發調堪愁絕歌罷繼以泣泣

聲通復咽尋聲見其人有婦顏如雪獨倚帆檣

立娉婷十七八夜淚如真珠雙雙墮明月借問

誰家婦歌泣何淒切一問一沾襟低眉終不說

此詩酷似琵琶行豈不滿意而再作琵琶行歟

或以病梅為琵琶行歟東坡詩西湖真西子烟

樹點眉目此詩亦歎于意而又有淡粧濃抹之

作歟

婢詩

江湖後集載方侯紹之婢態詩云纔入園中便

折花厨頭坐話是生涯不時掐數週年限每事

誇稱舊主家遷怒故將甌碗擲傲曠剛借粉脂

搽隔屏竊聽賓朋語汲汲訛傳又妄加一夕話

有貧家婢自訴詩云貧家一婢任驅馳不說傍

人忽得知、壁脚風多寒徹骨、厨頭柴濕淚拋珠、
梳粧娘子嫌湯冷、上學書生罵飯遲、打掃堂前
猶未了、房中又喚抱孩兒、一摸其憨態、一畫其
苦况、二詩各極巧妙、

卧龍梅

本所梅莊有卧龍梅、枝幹夭矯、宛似一卧龍、唐
主人謂之梅龍、宋詩紀事引成都文類云、呂及
之梅林分韵序云、紹興庚辰十二月既望、縉雲

馮時行從諸朋舊、凡十有五人、携酒具出西梅
林、林木王建梅苑、樹老可庇一畝、中間風雨剝
裂、仆地上、屈盤如龍、馮時行梅林詩云、走尋屋
角如龍梅、梅龍雖多此其魁、元盛如梓度齋老
學叢談云、蜀別苑在成都西南十五里、多梅、有
兩大樹、夭矯如龍、人謂梅龍、簷雲樓雜說亦載
此事、且云、陸放翁在蜀時歲訪之、曾為賦、詩云
兩龍卧、總不飛去、鱗爪脫落生莓苔、蓋狀其偃

蹇如此、

石菖

東坡過山澗見水中有石子奇秀者置於盆中種蒲於上曰後世以此玩者自予始也洪容齋云休寧村落間有奇石如彈子渦所出宜養石菖蒲程得藻許以饋我以詩督之今世玩此者未有擇石者亦異于二公之撰矣俗尚所熾一根或有抵數十金者然不知以坡公為開山祖

洪覺範詩溪毛數葉一寸碧風姿底事能清臞
戲將紅玉旋螺石共置雪色花磁盆許梅屋詩
一碧生涯水石濱縷風絲雨瘦精神前身恐是
巢由輩怕著人間半點塵又葉紹翁詩鋤地留
莎草添苔養石蒲陸天錫詩道士愛幽居年來
一事無盆池新過雨石上種菖蒲可謂與坡公
同臭味者矣

穢冢

元廼賢金臺集載岳墳行注云守墳觀禪師至
 京請加封謚徵賦此宋將孟珙滅金捷廻金陵
 命軍士尿溺秦檜墓上其詩云君不見滅金孟
 珙誇驍勇凱還兵薄秦家隴六軍溷穢積如山
 千古行人呼糞塚歸田詩話岳王墓條下有人
 為排律一首云大師墳上土遺臭遍天涯蓋江
 海自蔡州回駐軍牧牛亭命軍士於秦檜冢上
 便溺以快意人因謂之遺臭冢風月堂雜識云

秦檜墓在建康墓上豐碑屹立不鐫一字蓋當
 時士大夫鄙其為人兼畏物議故不敢作神道
 碑及孟珙滅金回屯軍於檜墓所今軍士糞溺
 墓上人謂之穢冢湖壩雜記云忠武王靈爽昭
 昭牧人入其廟者輒病墓前四鐵人孫按湧幢
小品云正
 德八年都指揮李隆範銅為檜檜妻王氏侯
張
 高三像反接跪墓前萬曆中兵使者范濂增張
 俊像撫臣王汝訓沈張俊王氏兩像于湖移秦
 俊二像跪祠前又按海內奇觀岳王廟前有秦
 檜王氏侯高張反縛之像向在牆內游人溺而擊之層

體不完穢氣四徹或慮其褻忠靈併分屍槍按孫

湧幢小品云岳王墓木皆南向同知馬移之墻

外而擊者愈多因謂諛佞陷人幸得意于一時

不能免罪於萬世兵薩人某著琉球進貢錄亦

載溺槍像之事歷宋元明數百年而至今日猶

爾不豈可畏耶

猿鬼戲

月令廣義正月令日次十六日云宛署記燕都

正月十六日小兒多群集中為戲首以一人

為鬼繫繩其腰眾鬼共牽之相太文餘輪次躍

而前急擊一拳以太名曰打鬼期不意不得為

繫者所執一或執即謂為被鬼所執闕然共笑

捉代繫者名曰替鬼更繫更擊更執更代有久

繫而不得代者有得代而又繫者有終日擊人

而不為所執者以此占兒輕佻亦習武之戲是

邦俗所謂猿鬼之戲也余幼時尚見之近日斷

不見此戲、風俗頽靡、亦忘武之一驗也、噫、

鬪紙鳶

都下俗、每春首競放紙鳶、綫綫交加、故為勾牽、
截斷他綫、以為勝負、唐俗亦有然者、武林舊事、
少年即競縱紙鳶、以相勾牽、剪截、以線絕者為
負、此雖小技、亦有專門、

樂天墓

賈氏談錄、白居易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

吟先生傳于石、立墓側、相傳過者必奠卮酒、冢
前方丈、土常成泥、寧元廼賢金臺集載北邙山
歌云、君不見履道坊中白太傅、留客高臺醉歌
舞、至今三月看花人、載酒太澆墳上土、注云、白
樂天賜第履道、既葬北邙、勅命遊人至墳所者、
必酌酒、至今墓前隙地泥濘、嗟呼、自唐至元、無
慮數百年、遊人澆酒、以為故事、與夫秦檜之墓、
遊者澆溺、可謂膏壤也、昔者則天武氏、剔王皇

后蕭淑妃之手足投釀甕中云使二姬骨醉是
妬氣之所致不真骨醉也如白傳者真骨醉也

招魂墓

某藩士謂余曰吾藩祇役于江戶者不幸病歿
為鄉土負遠而不得以喪歸於鄉里香火寺立
碑營墓名曰移墓昔年叩諸井太室太室曰招
魂墓也子亦有考耶余時讀唐書適有所檢出
錄數條贈之右妃傳云睿宗昭成順聖皇后竇

氏生玄宗及金仙王真二公主與肅明又睿宗

同追謚並招魂葬東都之南宗室傳孝基永安

及筠等皆執於賊謀亡歸為賊所害高祖為葬

哀優賜其家晉陽平購尸不獲招魂以葬文藝

傳呂向之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

在將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魂合諸墓

又李華之子翰傳張巡功杖奏上之曰巡身首

分裂將士骸骼不掩宜於睢陽相擇高原起大

冢招魂而葬，旌善之義也。又按張籍征婦怨云：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全沒遼水上，萬里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後閱徐乾學讀禮引陳留風俗傳水經注後漢書晉書元經舊唐書宋史著為招魂葬一條，可謂蒐羅無遺。然不收余所錄贈后妃傳以下數節，又可以補其遺云。

喪家宴樂

喪家槩以初七日設水陸齋，且宴親戚及故舊子於此日，哭則不歌，況於始死宴飲，實所不忍矣。然俗習已然，雖有識者不能如之何。考諸唐王亦猶爾爾，嗟呼流俗之弊，各天同軌，良可嘆也。今揭二條於茲為証。元宋元吟藝集咏周勃詩注漢周勃傳勃以吹簫給喪事，師古曰吹簫以樂喪賓，曰吹簫以送葬，猶之可也。若吹簫以樂喪賓，則不可也。今俗喪家多動樂樂之，恐古

亦然故師古注如此也清吳晴崑讀禮問云或問喪之宴且樂也何始乎曰考之國史其蒙古氏遺風欤洪武初御史高原侃請禁之矣宏治時主事陳江請禁之矣皆詔行之而迄于今沿之嗚呼禮之數而習之難反也賢聖之君三百年政教而卒無以易蒙古之遺也可痛矣倍習之難挽回如斯何況於今日乎噫

其未得之患得之

續筆乘云語曰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子瞻解云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及觀退之王承福傳云其賢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乃知古本如此今本偶脫一字耳余初以為是焦氏之新說後讀沈作喆寓簡僅改一字足數字耳焦氏罷說固多不圖是亦係舊說矣又讀太宰氏紫芝園漫筆云家語所記夫子答子路語與此同彼曰其未得也患

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意則明備疑論語脫
 一弗字太宰經說大宰陳腐獨此說援証精確
 比諸沈氏引韓文不啻雲泥爾後又讀孫季昭
 示兒編毛西河四書騰言共引家語毛氏更引
 王符潛夫論云孔子病夫未得之也患不得之
 於是論語脫一不字瞭然不待辨矣可見古人
 眼網不漏一物發太宰氏豈寓目于此書者乎
 真為暗合不如焦氏之生吞也再按荀子子道

篇云孔子曰十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
 得之又恐失之

艾納

余讀東坡和楊公濟梅花十絕憑杖幽人收艾
 納國香和雨入萋萋不詳艾納義後讀能改齋
 漫錄云東坡詩憑仗云云古樂府甌能甌甌五
 木香迷迭艾納與都梁又廣志艾納香出西國
 猶未得其詳及讀浩然齋雅談云東坡梅詩云

云艾納梅枝上苔也梅至花過則苔極香取少許細嚼之苦而後甘如橄欖坡意蓋在此也始悟艾納是莓苔之名又讀許彥周詩話云東坡梅詩云云艾納香名正松上莓苔也出本艸及沈氏香譜又春風堂隨筆云栝松百年即有白衣如粉本艸謂之艾納香因知艾納本係松上苔雅談就物為說耳然松梅二樹其苔相似可通言之獨憾艾納名義難明余偶得一臆解云

艾以其色言之納是補綴之義蓋此苔點點有補綴之象且為蒼艾色故得此名歟猶墻衣地衣之義也

巨人跡

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欣然踐之生棄人或謂巨人巨大奇異之人余云非周紀注巨人猶言大人也又荀子正論脯巨人而炙嬰兒可見直是大人也且下文云兒時屹如巨人之志若以

為異人則如巨人之志不得解

盜跖吟口

荀子不苟篇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楊注吟口吟咏長在人口也或云吟口形容暴戾之狀共不得解按呂子異用盜跖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捷也高註企足莊躄也由是觀之吟口恐企足字之誤

狼

虎狼並稱虎入詩料狼不入詩料蓋以其貪暴慘毒人賤之也然詩人偶或及之唐禪月大師云狼聲隔遠烟元張翥云白摧野草狼同色又楊孚云月白風清狼夜噪

美人半身圖

李筌翁題西子半身像云半紙天香滿幅溫捧心餘態尚堪捫丹青不是無完筆寫到纖腰已斷魂是蓋出于解大紳詩解氏戲題半身美人

畫云千般體態百般嬌不畫全身畫半腰可怪
畫工無識見動人情處不曾描載在羣談採餘
解詩粗率李詩婉麗殆為出藍矣

黃金一釜

蒙求舊注引孝子傳載郭巨事云掘坑二尺餘
忽見黃金一釜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說者以
為釜與鬲同量也然則一黃金釜不當言黃金
一釜黃金一釜是所有黃金可充一釜也或曰

如子之言釜上之語不知所說余對曰釜上有
物物上有此語今所引之孝子傳踈漏而已按
徐廣孝子傳載郭事云有黃金一釜上有鐵券
曰黃金一釜賜孝子郭巨可証

毛寶白龜

毛寶白龜說者以為放龜者係寶之軍人則宜
言毛軍白龜余曰韓壽不竊香竊香者賈充之
女而題云韓壽竊香魏顆不結草結草者顆所

嫁婦人之父而題云魏顥結草韻語固不得不
然何悞

口號

陔餘叢考云杜詩有題曰口號者如晚行口號
之類然梁簡文帝有和衛尉新渝侯巡城口號
詩唐張說有十五夜衙前口號詩則不始於杜
也余按此說出于吳虎臣能改齋漫錄不始於
趙雲崧也今錄全文以發雲崧之私云郭思詩

話以口號之始引杜甫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
云觀其辭語殆似今通俗凱歌軍人所道之辭
余按梁簡文帝已有和衛尉新渝侯巡城口號
不始於杜甫也詩云帝京風雨中層闕烟霞浮
玉署清餘熱金城含暮秋水光凌却敵槐影帶
重樓然杜甫以前張說亦有十五夜御前口號
踏歌詞二首其一云花萼樓前雨露新長安城
裏太平人龍啣火樹千燈艷雞踏蓮花萬歲春

其二云帝宮三五戲春臺行雨流風莫如來西
城燈輕千影合東華金闕萬重開大抵明清諸
儒之說沿襲古人以為已說若不詳覈之則多
受其瞞書貴博洽為是也

素面

邦俗不施粉墨者謂之素面按宋樂史太真外
傳云虢國不施粧粉自倚美艷常素面朝天當
時杜甫有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

金門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白香
山江岸梨花詩意梨花有思綠和葉一樹江頭
惱殺君最似孀閨少年婦白粧素面碧紗裙又
存餘堂詩話引文苑英華所載張蕭遠詩有素
面字蓋唐人俗語又按元人潘純題黃大痴山
水云阿婆臉上不曾搽大痴笑曰阿婆臉不搽
言素面也顧阿瑛天宮宮詞云月支十萬資
粉獨有三姨素面粧

一枝紅艷

樂史太真外傳載李白清平調詞云一枝紅艷
露凝香錢虞山詩一枝紅艷笑沈香因謂唐詩
選作濃艷者非

焚書坑詩

堯山堂外紀云焚書祇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
已虛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讀兵書不知
何人作陸式齋數常誦之余按韋居安梅磻詩

話載蕭冰岷之之詠秦詩云燔經初意欲民愚
民果俱愚國未墟無奈有人愚不得夜思黃石
讀兵書意式齋所愛者是也後人變易字句故
蔣仲舒不知其人已

全唐詩話

余嘗見全唐詩話命名以為裒輯無遺後獲讀
之約略大過大失夙望因取唐詩紀事校讎始
知是俗子就紀事抄集以成帙偽書中之尤鹵

莽者矣。今舉其一。皇甫冉西陵寄一公詩注云。姚合取四詩為極玄集。而僅收二首。紀事見收四首。又錢起送彈琴李長史赴洪州詩註云。以上四章姚合取為極玄集。紀事作寄郎士元。以下四章姚合取為極玄集。然詩話僅錄裴迪書齋望月及本詩。不收寄郎士元與宿洞口館二詩。爾餘魯魚亥豕。每行逐條。殆不可枚舉。可見就紀事中抄出。不辨某麥者之所為也。且按宋

史本傳。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云云。有遂初小藁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謚文簡。終不道有全唐詩話。蓋冒尤之名。以求售焉。一日與北靜廬茶談。偶及此事。靜廬云。子言極為詳覈。然猶有所憾。余因叩其說云。序曰咸淳辛未重陽日。遂初堂書。尤光宗時人。嘉定五年已前就木。故史云謚咸淳辛未。之距嘉定五年。正六十年。然則後于尤

之死六十年已外也輕薄子偶知尤號遂初不窮其顛末誤為尤作而已余聞之爽然自失寔服具眼因考諸書癸辛後集云賈師憲常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寡勝衆如赤壁泚水之類蓋自託其援鄂之功也又全唐詩話乃節唐本事中事耳四庫全書提要云舊本題宋尤袤撰考袤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以光宗時卒而自序年月乃題咸淳時代殊不相及披驗其文皆與

計有切唐詩紀事相同紀事之例凡詩為唐人採入總集者皆云右某取為某集此本張藉條下尚未及刪此一句則為後人刺取影撰更無疑義考周密齊東野語載賈似道所著諸書此居其一蓋似道假手廖瑩中而瑩中又剽竊舊文塗飾塞責後人惡似道姦改題袤名以便行世遂致偽書之中又增一偽撰人耳毛晉不為考核刻之津逮秘書中踈亦甚矣良齋續說云偶

閱津逮秘書中有全唐詩話不著撰人其序末
遂初堂書予思文簡公外未有以遂初名堂者
及按紀事為咸淳辛未咸淳乃度宗年號文簡
已沒此為莊定公無疑也莊定諱焞文簡之孫
仕為端明殿大學士度宗嘗幸其第題柱間云
五世三登宰輔奕朝累掌絲綸譜稱其告老林
下築圃西湖與序中蒙恩便養湖曲相合所居
仍名遂初堂云莊定不以詩名而此編遂撮三

唐之標獨無一言及李杜不識謂何為尤氏雪
冤者可謂極矣然偽作者初不題尤之名後人
以遂初堂書誤認為尤而已如果嫁名于尤氏
則紀年牴牾固不如此也古人同字號者不可
毛舉為知別有一遂初也按王義山挽遂初陳
尚書詩云到得咸淳國步難幾回抗疏動天顏
然則是又一遂初也且紀年相當則出斯人之
手亦不可知也義山宋季人出于元詩選

伐松詩

隨園詩話云、江西某太守、將伐古樹、有客題詩于樹云、遙知此去棟梁才、無復清陰覆綠苔、只恐月明秋夜冷、誤他千載鶴歸來、太守讀之、愴然有感、乃停斧不伐、或云、遙知此去不成語、結尾又蕪陋、無足錄者、太守何為停斧、余云、是隨園之疎謬也、此詩本見于明教英東谷贅言云、處士某隱居山中、庭有松一株、三百年前物也、

又按山房
隨筆以此
詩為其隱
寺主僧元
肇作

縣尹立公署、命工師伐之、處士斫白書絕句其上、曰、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覆綠苔、今夜月明風露冷、悞他雲外鶴歸來、乃再拜而送之、松至縣庭、縣尹讀詩、悵然、遂填直而還、其松詩如是、豈不動人乎、再按此詩、宋詩紀事為經山長老維琳禪師作、元詩選為柏子庭作、又為胡尊生作、又為許廣大作、一詩互異如此、

九言詩

麓堂詩話云國初人有作九言詩曰昨夜西風
擺落千林葉渡頭小舟捲入寒塘均貴在渾成
勁健亦備一體餘不能悉記也余欲見其全壁
久矣偶閱堯山堂外紀得之喜附于此云趙子
昂與明本交馮海粟獨輕之一日子昂強扯中
峰同訪海粟海粟出梅花百韻詩示之中峰一
覽走筆亦成百首海粟猶未以為然明本亦出
所作九字梅花歌示海粟海粟竦然遂與定交

歌曰昨夜西風吹折千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
灘坎野橋古梅獨卧寒屋角疎影橫斜暗上書
窻敲半枯半活幾個橛菩蘖欲開未開數點含
香苞縱使畫工竒妙也編手我愛清香故把新
詩嘲

唐氣

水東日記云吳下舉子有作詩自揭廳壁間者
乃兄譽之謂座客曰舍弟此詩有唐氣一客忽

起索梯甚急衆莫曉其故既得梯以舌舐其詩曰有糖氣何為不甜一聖為之絕倒隨園詩話云雅詭自佳或以詩示仲小海曰詩佳矣可惜太甜其人愕然問故曰有唐氣焉得不甜真是雙笑話彼甜詩人實問其兄之言也坐客笑之豈知雅詭者乎

同時詩人有同趣詩

樂天云松膠粘琥珀李賀云桃膠迎夏香琥珀張籍云城中車馬應無數能解閒行有幾人樂天云畢竟林塘誰是主主人來少客來多元微之云都大資人無暇日泛池全少買池多劉夢得云借問池臺主多居要路津千金買絕境永日屬閒人盧仝白鷺鷥云刺成片玉白鷺鷥欲捉纖鱗心自急翹足沙頭不得時傷人不知謂閒立樂天池上寓興云水淺魚稀白鷺鷥飢勞心瞪目待魚時外容閒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誰得

知劉得仁長門怨云早知雨露翻相悞只插荆
 釵嫁匹夫于瀆馬嵬云當時嫁匹夫不妨得頭
 白于瀆又賦官怨云今日在長門從來不如醜
 元馮海粟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
 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薩天錫
 有華清曲題楊妃病齒云君不聞華清宮一齒
 作楚藏禍根又不聞馬嵬坡一身濺血未足多
 漁陽一日鼙鼓動始覺開元天下痛
 本邦白

石先生老少年行云君不見東家阿嫗年七十
 夜來向市買臙脂祇南海老矣行云東鄰妖嫗
 尚效顰夜買燕脂佩雞舌諸公同時詩亦同趣
 未知孰倡孰和吁可怪矣

青蟲詩

明詩綜載戴奎字文祥秋夜有懷詩云欲憑詩句
 寄秋風吟到宵分蜜炬終月色如銀庭樹冷一
 絲和露墮青蟲靜思居詩話云風定小軒無落

葉青蟲相對吐秋絲秦淮海句也文祥移入夜
景可謂青出于藍余謂是襲張翥墮地一絲和
露濕青蟲懸在月明中之語耳是真以沙投於
金者豈可謂青出於藍乎詩話之言何容易矣
再按張語亦有所出駱賓王詩織蟲垂夜砌是
也

多記典故

十友瑣記云江南二徐大儒也後主岐王六歲

時戲佛像前有大琉璃瓶為猫所觸剗然墮地
因驚得疾詔錯為墓誌錯謂鉉曰此文章雖不
引猫事此故實兄頗記不鉉為疏二十事錯曰
適已懷七十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又云夜
來復得數事兄撫掌而已堯山堂外紀云呂徽
之仙居人博學能詩文問無不知一日與陳剛
中遇于道剛中時猶布衣策蹇驢行見徽之風
神高遠問曰得非呂徽之乎曰然徽之亦問君

非陳剛中乎曰然遂握手若平生歡因共論驢
事徽之言一事剛中答一事丘至四十餘事剛
中已竭徽之曰我尚記得某出某書某出某傳
復三十餘事剛中深歎以為不能及二事酷相
類錄可以續比事摘錄之尾

旨茗旨鷓

詩邛有旨茗說者謂茗可食故以旨言殊不知
下章旨鷓非可食之物則何以解旨鷓乎余以

為旨字只是語助斯螽斯鸞斯椒聊之類古
旨與只通用尤襄十一年引詩云樂旨君子殿
天子邦杜以旨為美從文作解也其實樂旨與
樂只同旨為語助可証又按南山有臺云樂只
君子襄廿四年昭十三年共作樂旨隸釋衡方
碑又有樂旨君子

一句兩韻

馮定遠滄浪詩話糾繆逐條有理儀卿氏無所

抵辭翅有一條抵牾固白璧蠅矢雖不足論為
 兒曹發之曰有兩句之歌注漢書枹鼓不鳴董
 少年一句之歌也馮氏云按漢書董少平不作
 少年鳴平是韵二句之歌也余謂年字固係訛
 誤是非二句一句兩韻之體也詩云鴛鴦在梁
 蝦蟆在東朝濟于西誰與獨處維錡及金易云
 匪寇婚媾老子上德若谷知足不辱禮記昏定
 而晨省左傳知常曰明益生曰祥物壯則老後
 漢書甌中生塵范史雲金中生魚范萊蕪是其
 証也

鍾馗詩

六研齋筆記載文承休嘉靖戊申除夕畫雲林
 鍾馗贈其友號紹春者亂槪縱橫雲陰慘澹甚
 得鬼神幽凜之趣大都本之叔明而用意則有
 獨到者其題句云朔風吹沙目欲眯官柳搖金
 梅綻蕊終南進士崛起帶東藍袍靴露趾手

掣硬黃書一紙若曰上帝錫爾祉蝟磔于思含
 老齒頤指守門茶與壘肯使妖狐搖九尾爆竹
 一聲人盡靡明日春光萬餘里詩已流宕可喜
 書法亦爽爽雄快余每值臘盡春回家人治松
 盆椒柏輒懸此幅於中堂以助歲時之樂未嘗
 不感嘆前輩風流點筆即成佳趣也余云此詩
 堯山堂外紀明詩綜共為凌雲翰作按瞿宗吉
 歸田詩話亦載此詩為凌雲翰之作雲翰嘗以

宗吉為少友則宗吉所目見不可誤矣筆記蓋
 傳聞之誤

藥石

甕牖閒評云余嘗問人藥石之義荅者多不同
 夫藥固無可疑者若石則砭石也昔王僧孺多
 識故事侍郎金允超間訪以砭石對曰古者以
 石為針初不用鐵也是知砭石可以刺病人有
 病患有用藥者有用砭石者此所以謂之藥石

余按說苑建木篇云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是正以石對藥石之為砭石可知矣

二合之音

夢溪筆談云切韻之學出于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為一者如不可為叵何不為盍如是為爾而已為耳之乎為諸之類以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如輒字文從而犬亦切音也又九經古義

以恐似

云大射禮奏狸首注狸之言不來也按不來反為狸猶并夾為籥終葵為椎邾婁為鄒勃鞞為披壽夢為乘不可為叵後世反切之學出之余按如句瀆之丘為穀丘扶搖之為颺龍鍾之為癢潦倒之為老亦皆二合之音也世說注防正引孔氏志慳云盧充子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說者以為溫休反為幽休溫反為婚是亦二合之音可見唐土自有二合之音不朕于西域也

再按楚語上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章注子張楚大夫白公也子張恐勝之二合

梁景鸞五鶴圖詩

白傳九老會詩云七人五百七十歲杜祁公睢陽五老會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司馬公真率會詩云七人五百有餘歲本邦梁景鸞五鶴圖詩五鶴五十年蓋本于此

山人

明時有山人山人者士大夫罷官武弁不得志或大學諸生不獲薦等無位人希名高遠託足權門以貪醉飽者也馮時可兩航雜錄王元美觚觚錄朱載颺霏屑集等載之元馬虛中詩云山人行止在山林生憎候門說姓名又有奴顏婢膝事逢迎語則元時亦有此種人然不讀馮王等書此詩晦澁殆不得解書貴博洽蓋為是也

木下人

湧幢小品云平秀吉始以取魚醉卧樹下別酋
信長為關白出山敗獵遇吉欲殺之吉有口辯
自說遇異人得免令養馬名曰木下人唐人妄
說多此類因循相受以此言為真尤西堂外國
竹枝詞有大閣終歸木下人之語湯尹賓國朝
羣英品粹錄載李名芳擬援朝鮮總督諭日本
叛夷來款貢檄云爾關白以中國逋逃竄身絕

島注云關白本中國人走入日本遂殺日本國
王而自立妄之又妄

風帶

近世懸幅以無風帶者為唐樣因之人或以為
唐山襍裙無風帶誤風帶謂之驚燕梅花渡異
林云畫上二紙條名曰驚燕古于于字未詳紙
姑從原本
條不粘任其飄動又柳淇園一筆引簷曝寓談
載驚燕之事

暴尪

檀弓云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
 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
 虐母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充偁廿
 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
 鄭玄曰尪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杜預曰巫
 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為尪非巫也瘠
 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

故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鄭注憤憤杜以巫尪
 為女巫似得其說未得其詳檀弓既曰尪又曰
 巫故鄭不得其說充傳巫尪連言故杜以為女
 巫然是大槩言之尪之為巫終無充証按荀子
 王制篇云偃巫跛擊之事也楊倞云擊讀為覲
 男巫也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
 曰偃巫跛覲又正論篇云偃巫跛作殘釋本匡注
 匡讀為尪廢疾之人王霸篇云賤之如尪與此

匡同禮記曰吾欲暴尪而奚若然則尪恐是男
巫古者以廢疾之人為之故直以尪稱現也猶
瞽者司樂故指樂師為瞽也千載之疑團一旦
冰釋真一快事也暴如字讀為入聲非

樂天無兒

白傳居恒歎無子故其詩云無兒比伯道人因
以為白不舉一子然翅無男子耳其詩又云身
是鄧伯道世無王仲宣只應分付女留與外孫

傳可見有女子古單稱子者多係男子家語叔
梁紇娶施氏有九女而無子又後漢賈復被傷
光武聞其婦有孕曰生子耶我女嫁之生女耶
我子娶之可見單稱子者謂男子也

我馬玄黃

卷耳云我馬玄黃注云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
也說者或以玄為眩以黃為倉皇之皇可謂巧
解按何草不黃詩云何草不黃何草不玄是言

青草衰病已黃又玄也馬之玄黃亦此類不知馬之本色何如耳

放鄭聲鄭聲淫

語云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群書治要以下二語為注文人皆信之余按漢書禮樂志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信斯言則治要不足徵矣

君子國

明季之諸賢耻為辨髮之民或投緇衣或歸黃冠然其所戴者滿清之天也其所踏者亦滿清之地也然則如朱舜水陳元斌之輩投化于吾東方者其為愈乎朱陳二公共為賓師於宗藩已免為辨髮之民又不為髡頂之俗可謂全其節矣如虞山錢氏黍離之嘆徃徃溢于筆墨間其詩云世界自寥廓吾師欲居夷東方君子國宛在天一涯如有意于乘槎者也錢氏而投化

則得意豈在朱陳二公之下乎可勝歎哉

以吾東方

為君子國見續日本紀

噴矣燕毛

中庸燕毛所以序齒也朱子云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燃犀解云毛老人也以年老者論長幼不是毛髮逢原云毛毫之本字燕毫猶言養老也按古者毛旄通旄即老人所謂及其旄倪是也然則諸解直以毛

為老人者是耶曰殆非毛固為老人而以毛色言之周禮秋官司儀王燕則諸侯毛齊語班序顛毛等可以証若夫以毛為毫之本字者恐非周禮秋官司刑再赦曰老旄孟子及其旄倪趙注云旄老旄陸德明云旄讀為毫未敢以毛為毫也毛旄通用者請舉其一二孟子羽旄尤傳作羽毛管子班序顛旄國語作顛毛尤傳羽毛齒革國語作羽旄齒革

乾坤百戲場

宋毛珣詩閱世今知百戲場錢宗伯又云乾坤百戲場康熙御製天地間一大戲場語本于此
萬物皆備于我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伊藤仁齋古義云言苟知德性之尊則凡世之富貴爵祿皆我所有而無所欠闕也其說與朱子有逕庭矣然亦有所出林希逸楊通老移居圖詩云君子哉若人

萬物備於我蓋謂知足則不羨富貴也

魚清羹

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云湖湘間賓客燕集供魚清羹則衆皆退如中州之水飯也魚清羹即邦倍之潮羹也

子者男子之美稱

子者男子之通稱或云美稱或云古士大夫通曰子見公羊宣六年傳子大夫也注余謂恐非

子蓋五等諸侯之一、以子為稱呼者、猶曰公曰君之比、唐人往往以侯為稱、老杜詩、蔡侯靜者、意有餘、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高適詩、沈侯不可測、其况信浮沈、岑參詩、長安城中足年火、獨共韓侯開口笑、唐詩紀事云、獨孤常州送薛處士業遊廬山序云、薛侯敦於詩、困於學、敏於行、韋處厚、盛山十二詩、韓退之序云、韋侯昔以考功顯、曹權、德輿送

陳秀才應舉序云、陳侯工詩賦、由是觀之、子之為尊稱、猶曰公曰君之比也、

王粲覆棋

王粲覆棋人、徒以為強記默識之事、不知工奕者、於他事不記一二、而一着閱歲、猶不忘失、粲亦工奕、故覆之不誤一道耳、縱令有識、半面記深帳之人、豈無奕思、而至于此乎、粲之工奕、史不載其事、而曹子建王仲宣誄云、何道不洽、何

菽不閑棋局逞巧博奕惟賢粲之巧奕於此可見矣

省字

先進篇子樂集注樂曰誤或疑曰樂字畫繁簡
變異似不可誤余云曰字篆體作𠄎白字作𠄎
故曰誤為白後人因之以為白是樂省文遂改
作樂古者字畫多省梁山灤作梁山泊是樂省
作白之証也漢以降用隸字而省文如此况漆

書竹筆勢不得不省矣間居錄云古者無无字
惟易有之其初本於蔡邕石經以易中無字多
故隸法從省道家書本於易无字亦皆作无
後人云无字象天傾西北直以俗書妄解耳丹
鉛總錄云文選宦者傳論寺人掌女宮之戒寺
音侍於義始叶古文多省礼記義疏云學記蛾
子時術蛾本作蟻漢以前多書蟻作蛾左傳蛾
析列子禽獸蟲蛾元帝紀白蛾羣飛長楊賦扶

服蛾伏皆為蟻之省孫按晉語螭蟻潜研堂文

集云春秋傳鞶鞶鞶絆皆所以馭馬說文鞶作

鞶鞶秦公孫鞶字子顯蓋鞶之省也以上四節古

有省文之証也按書方命圯族蜀志晉書引古

文尚書並作放命後秦編高宗彤日嗚乎王司敬

民史記司作嗣尚書後案我行其野詩成不以富論

語成作誠假樂詩不愆不忘說苑建本篇引作

不亡家語正論陳亡周之大德左傳亡作忘又

古者有省文之一證也又按禹貢柝幹柝楫省

字洪範農用八政農釀省字淇澳詩綠竹青青

青菁省字綠衣曷維其亡亡忘省字朱傳亡之為言忘也

曾子固云無時失去車攻詩東有南草南圃省

字按周語藪有圃草韋昭云圃大也毛瞻印昊

天晉語重耳之印君也荀子上足印則下可用

也印並仰省字易即鹿无虞以從禽也春秋沙

鹿崩鹿並麓省字朱子語類郭京易即鹿無虞

虞何以從禽也謂入山麓而無虞人導之何以從禽也今作即鹿无虞以從禽也是誤一鹿字脫一何字也按穀梁傳云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也杜征南以沙鹿為山名非是莊子雲將見之倘然止倘儻省字孝經此聖人之正也作今政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正政省字此類不可毛舉觸類長之裨益于學者不為不多矣

王孫賈

說苑權謀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

惡之尤傳定八年又載此事作王孫賈注云賈衛大夫然則八佾篇王孫賈當讀為上聲讀如字者恐非

薩天錫詩多踏襲

靈徹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陳后山謂是分畧堠子詩早徹公如起必無抵辭薩天錫有句云出江吳水盡接岸楚山稠是亦同病天錫豈不見后山之語邪天錫踏襲極甚徐疑云天

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揚州襲之云天下三分秋月色二分多在水中亭黃太史云出門一笑大江橫又襲之云出門一笑青天橫所謂活剝也

傲不可長

宋晁迥晁氏客語云曲禮曰毋不敬毋不敬則焉有傲不可長欲不可從疑注疏之言非經也按升庵外集云王肅本教五刀切遨遊也作平

聲古人燕游曰歸之義此勝鄭說若傲者不可有也而可長乎長亦平聲讀余云古教傲通荀

強國篇百姓謹教注教傲也此傲以教以遊以爾雅秋言仇仇教教傲也

燕以教之教非般樂怠教之教張而不弛君子不為傲不可長以節遊也欲在七情之中人之所不免矣斷欲是後儒之言非古也欲不可從亦是節之耳豈注疏之言乎

